

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于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竊蒐輯叙次合爲一編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它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于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願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

廣大閱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
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
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
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
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
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
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
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
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
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
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
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
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
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
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
左氏於春秋旣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
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

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晦菴云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

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
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公子竹溪詩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子其一
也好為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
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
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
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
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子
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咏嘆究觀製作之
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子天資
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
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
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
以示鄉人使知公子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
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月既望邑子
朱熹書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
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

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
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
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
間為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
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
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
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日忘
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記大學後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

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
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

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於至善以上並從程本而增

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並定今六章釋

誠意從程本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九

章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

似得其真謹第錄如上其先賢所正行文誤字皆

存其本文而圍其上旁注所改又與今所疑者并

見於釋音云新安朱熹謹記

書中庸後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

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韓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庸其

實一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

以先聖之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

子之道鬼神之德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則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

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義也

第二十章據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分為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二十一

章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

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承上章總言天道人道之別二

十二章言天道二十三章言人道二十四章又言天道二十五章又言人道二十八二十九章承上

章為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章

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

而入于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

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

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

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

朱熹謹書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紹興己巳洛人范仲彪炳文避章傑之禍自匿女
來客崇安予得從之遊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
溫國司馬氏及諫議大夫無恙時為子壻逮聞文
正公事為多時為賓客道語亶亶不厭且多藏文
正公遺墨嘗示予以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尚
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
蓋嘗以其手藁屬景迂晁公補之而晁謝不敢也
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藏之其後三十餘年所見之
本皆然欲訪完書不復可得每以為恨近得泉州
李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遂無一字之闕始復
驚異以為世果自有完書而疑炳文語或不可信
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贗本也人問何以知之予
曰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彖文象女首贊測其
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尚協而解獨不韻此蓋不知
也字處末則止字為韻之例爾此人好作偽書而
尚不識其體制固為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則
幾何而不遂至於偏真也耶間又考炳文之書命
圖之後跋語之前別有凡例二十六字尤為命圖
之關紐而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又足以見占法
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論說徒知以

吉臧否平爲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之又有
所待而然也因亟以書扣季思此本果家世之舊
傳否耶則報曰得之某人耳於是益知炳文爲不
妄嘗欲私記本末以訂其謬而未暇今復得鄉人
張氏印本乃泉本之所自出於是始出舊書授學
者使以相參凡非溫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
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變百八十有八解二
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闕大小七
十有四字而記其所聞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
以考焉是時又得溫公易說於炳文盡隨卦六二
之半而其後亦闕焉炳文自言其家使人就騰溫
公手摹適至而興亡之故所存止此後數年予乃
復得其全書云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焉始
亦喜其書之獲全今則不能無疑然無以考其果爲
真與僞也時又嘗問炳文或謂涑水記聞非溫公
書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溫公日錄月別爲卷
面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今可覆視豈它人
之所得爲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使所書
之家或諱之而不欲傳耳炳文又云金虜入洛時
從溫公家避地至某州遇羣盜執以見其渠帥帥

問何人應曰司馬太師家也羣盜相顧失色且謂
虛實因出畫像及敕誥之屬示之則皆以手加額
既而俯仰歎息謂炳文曰向使朝廷能用汝家太
師之言不使吾屬披倡至此矣凡吾所欲殺掠者
蔡京王黼輩親舊黨與耳汝無憂懼爲也亟傳令
軍中無得驚司馬太師家又揭榜以曉其後曹以
故骨肉皆幸無它而圖書亦多得全凡此人亦聞
之者因并書之淳熙丙申十一月丁卯朱熹謹書

書麻衣心易後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
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
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
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
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
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
又佛者之幻語耳其它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
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
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
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
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

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己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僞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摘其謬妄之實而培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日書

再跋麻衣易說後

予旣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臂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旣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

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域而其
用差矣子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
同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子了其
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
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
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子以
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
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
人之文體制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
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
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
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
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
復爲吏然不爲它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
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耶時當塗守李壽公羽侍
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子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
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爲
津致使其一來子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
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子言爲如何也淳熙丁
未初夏四日病中間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

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跋李少膺脞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為之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註之為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註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為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為不可曉此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熹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

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脞說書此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

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聖人彊而附于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

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新嬾孩兒各安好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

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爲
侯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
見寄熹蓋三復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
其說於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夏
閏月新安朱熹謹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此書始刻於南劍之尤溪熹實爲之序其篇目今
建陽長沙廣東西皆有刻本而婺源宰三山張侯
又將刻之縣學以惠學者熹故縣人嘗病鄉里晚
學見聞單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
者又頗馳騫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
聖門也是以儒風雖盛而美俗未純父子兄弟之
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今得賢大夫流傳此
書以幸教之固熹之所欲聞而樂贊其成者也是
書所記雖本於天道性命之微而其實不外乎達
道達德之粲然者學者誠能相與深究而力行之
則先聖之所以傳與今侯之所以教者且將有以
自得之而舊俗之未純者亦可以一變而至道矣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

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
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
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
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
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
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石塘
橋西而舂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
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
意近邵武鄒勇官舂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
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
南十五里許蓋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
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至字之爲濂則疑其
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勇嘗有文辨說
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爲九江林使君
黃中言之與勇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
黃序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
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
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
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朔旦縣人

朱熹謹書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己亥春二月熹以卧病鉉山崇壽精舍邑士歐陽國瑞來見且出其母太孺人錫號訓辭及諸名勝跋語俾熹亦題其後熹觀國瑞器識開爽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人爲己之學而使國人願稱焉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豈獨以其得乎外者爲親榮哉因竊不辭而敬書其後如此國瑞勉旃無忽其言之陋也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熹伏讀壽昌夫人始封訓辭因得遍觀諸賢跋知趙侯之所以厚於其親者非今世常人之所及矣問於士友之間皆言趙侯與其昆弟平居奉養所以悅其親者無所不用其至又知其非出於一時勉慕而爲之也嗚呼其亦可謂孝矣夫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吾知趙侯異時進而立於朝廷其必有以異乎今世士大夫之所爲者無疑也因亦輒書其後云淳熙己亥四月辛丑新安朱熹書

跋趙侯彥遠行實

孟子喜稱柳下惠之爲人以為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而世或疑之今得崇道趙侯行

實之書而讀之足以信孟氏之不我欺矣著作君
所以觀法其親而顯揚之者深密詳盡至於如此
豈亦俟之身教有以發之也歟抑以是爲質而致
知以精之則天性人心固不可之義理以是爲
始而力行以終之則由家及國又有不可窮之事
業是則熹愚不肖於著作君蓋猶不能無惓惓之
望也敢竊識編末而歸其書趙氏云淳熙己亥中
夏丁卯新安朱熹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
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
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
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旣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
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
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
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
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
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
卦若一爻者孰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
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

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撫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願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書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藥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己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旣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它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以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嘆願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之西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柏焉焚斲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

立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董記
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而雜植杉栢以彷彿
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
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是歲八月
丁亥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
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
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
之餘訪其遺跡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
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象太極圖於
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
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
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
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記

跋叙古千文

右叙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
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
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
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清江

孟容出其先朝奉君所書八分小卷莊謹齊一所
以傳家之意甚備豈亦有取於斯乎因撫刻寘南
康郡齋傳諸小學庶幾其有補云淳熙己亥八月
戊戌新安朱熹書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右濂溪先生所為賦篇聞之其曾孫直卿云近歲
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
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
之東室榜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
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淳熙
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奉懷子禮吏部賢友 本中再拜

寒松厭庭院老馬倦維繫條然出塵去粗
朝夕急我友隔江湖尚作一日葺平生學道
心擇善有固執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
川灌河來砥柱乃中立何時一尊酒更與交
舊集

長句奉寄子禮提宮吏部 幾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

麾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知亡
急舊日詩書卻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
事業聽天公

先君子之執友吏部許公熹不及見也然而竊聞
其學蓋以修己治人爲一致要之事實而不爲空
言者今頌二公之詩可見當日衆賢注心高仰之
意矣至於前輩交游之際所以觀考德業相期於
無窮者與夫中興一時人物之盛覽者亦當慨然
有感於斯焉淳熙己亥十一月辛巳新安朱熹
謹書

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時視秦檜無如
也而能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
以布衣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
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爲之太息而
書其後云淳熙己亥臘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書康節誠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戒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二詩
得之薊林向氏刻寘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
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陳居士傳

熹少讀龜山先生文集固已想見居士之爲人今得鄧生絢所携墨本觀之又見了翁道鄉游察院李丞相張侍郎諸前輩稱述之盛如此不勝慨歎夫居士之爲人蓋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先生猶歎其莫有開導而輔成之者吾儕小人姿本薄惡其可不汲汲於學問以矯厲而切磋之邪因敬書其後旣以自警且以視諸同志云淳熙庚子季春壬申新安朱熹書於南康郡舍之拙齋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來南康得楊君伯起於衆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視熹三復恍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元案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真蹟本藏道輔曾孫友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

曹建模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題洛神賦圖

此卷筆意淳古略似漢石刻中所見草樹人物亦可考見當時器用車服制度不但為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朱熹識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冰解圖

熹觀此圖讀洪陸二公跋語為之隕涕淳熙庚子五月戊午

跋太室中峯詩畫

觀此卷二室諸峯誦陶翁送羊長史詩為之慨然掩卷太息至於畫筆精深山勢雄偉不暇論也淳熙庚子中夏七月朱熹仲晦父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焯明仲復

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子南康黃其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跋免解張克明啓

行藏勲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增尋壑經丘之趣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子亦滯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爲之太息庚子至前一夕六老軒書

跋獨孤及答楊賁處士書

獨孤及爲舒州刺史作口賦法處士楊賁以書譏之曰富者出萬今易以千貧者出百今乃數倍富倍優貧倍苦及答之曰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三萬三千而應差科者唯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高戶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貫其次七百六百貫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日困蹙

故今爲口賦法以三萬三千人之力分三千
五百家之稅乃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富人貧
人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

右見獨孤常州文集及大曆中卒於常州此又在
其前可見當時田制墮壞之實然不能精加考覈
以復武德貞觀之舊而遽爲一切之法以亂經制
何耶所謂三十萬貫者蓋并租庸與雜徭言之而
所謂口賦法者則已有兩稅之漸矣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懵
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
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
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旣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
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
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
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
敘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澂之家尚藏其手抄孟
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
熹仲晦父記

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爲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久無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學自任而遊戲翰墨乃能爲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爲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爲題其籤予嘗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不得去手蓋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俯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跋蘇聘君庠帖

予來南康聞蘇聘君嘗居郡西門外暇日訪其遺迹無復存者永懷高風不勝慨歎南上人出示此軸三復之餘益深遐想淳熙辛丑正月二十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題

跋南上人詩

南上人以此卷求余舊詩夜坐爲寫此及遠遊秋

夜等篇顧念山林俯仰疇昔爲之慨然南詩清麗
有餘格力間暇絕無蔬筍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
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余深愛之不知世人以爲如
何也淳熙辛丑清明後一日晦翁書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
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齊訓實從十日
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
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
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
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少
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
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
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
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
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三十
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
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

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
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
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淳熙辛
丑秋七月壬午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張魏公與劉氏帖

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
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亦嘗不
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寶學劉公屏山先生共父樞
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陝并心國事
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此亦豈苟然者
哉先生之子珩有味其言欲廣傳之以悟當世因
屬熹書其後淳熙辛丑八月甲子新安朱熹敬書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
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
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
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
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
爲竒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
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

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
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
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
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
丹陽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
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
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
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
偶書屋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
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願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
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豪
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
侯之莫府趙君彥能將撫刻寘府學以視學者而
屬熹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
永嘉人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
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
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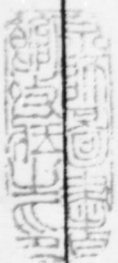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五
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沒門人唯曾氏
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
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
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它傳記者爲多然皆
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
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
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
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
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
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具
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
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
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
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
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
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
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
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
它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

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躡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跋陳徽猷墓誌銘後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覓公考亭私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晦菴文集

卷八十二

67

48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觀此於衢州浮石舟中時浙東饑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復其言尤深感歎當撫刻諸石以視當世之君子新安朱熹書

再跋

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為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平司之西齋新安朱熹書

晦菴文集卷八十二

陳本

第三書節略云別後淫雨不止所過災傷殊甚京口米斗百二十文人心已皇皇又四月天氣全似正月今歲流殍疾病必頻措置淮南蠶麥已無望必拽動木路米價欲到廣陵更與正仲議之更一削願老兄與微之中玉商議早聞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撥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距萬然於救饑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願兄早留意又乞與漕司商量今歲上供斛米皆米宜起發兄自二月間奏乞且遲留數月起發徐觀歲熟至六月起未遲免填它路般運賑濟如此則朝廷必不訝荷知眷之深輒爾借言想一加怒察不一某皇恐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

竟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熹觀汪伯時所藏李後主手寫詩歎息書此
潘叔昌訪熹釣臺因書贈之淳熙辛丑十一月

月十八日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熹書

題伯恭所抹荆公日錄

伯恭病中讀書漏刻不去手既定詩說記古今大事而其餘力又及此然皆未及終篇而卒讀者恨之此書經楊陳二公掇擊不遺餘力而其肺腑之際猶有未盡白者今觀伯恭於書首四卷乃不加一詞而其幾微毛髮之間皆不得有所遁學者於此不唯可以究觀前事而極夫治亂之源抑亦可

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得失之端矣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爲書其左朱熹仲晦父

跋

淳熙壬寅上巳朱熹仲晦父觀疑此卷勝名畫詩也

跋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與世係真使人無間言朱熹仲晦父識

題歐公金石錄序真蹟

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歐陽文忠公始今順伯

嗜古無厭又有甚於公之所爲而復得公此序真蹟藏之其不偶然矣淳熙壬寅楔飲會稽西園暮歸書此朱熹仲晦父

題西臺書

西臺書在當時爲有法要不可與唐中葉以前筆跡同日而語也細觀此帖亦未見如延之所云也新安朱熹仲晦父

題荆公帖

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僞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

河維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為不可曉者今
觀此帖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
君見之因感咽而書于後朱熹書

題荆公帖

熹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
其為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
于此新安朱熹云

題力命帖

力命表舊惟見近世刻本今乃得見貞觀所刻深
以自幸然字小目昏殆不能窺其妙處又愧其見
之晚也它日見右方諸公當請問焉又未知其所
見與予果如何耳朱熹仲晦父

題樂毅論

新安朱熹觀王順伯所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
皆昔所未見撫歎久之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楔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
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
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
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

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

題鍾繇帖

此表歲月予未嘗深攷然固疑征南將軍爲曹仁也今觀順伯所論適與意合是時字畫猶有漢隸體知此墓田帖及官本白騎等字爲非鍾筆亡疑也朱熹記

題法書

予舊嘗好法書然引筆行墨輒不能有毫髮象似因遂懶廢今觀此帖益令人不復有餘念今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彊矣朱熹書

題曹操帖

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謂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書壘

臣熹恭惟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時蓋未得此壘也紹聖元符之後事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熹敬書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邪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朱熹仲晦父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路君斷橋擊賊手斬凶渠其功甚偉而賞不醜識者恨之然君材氣過人臨事不苟決非終不遇者觀此詩卷固多奇語而余於簽書沈公之言為有感也路君勉旃而已淳熙壬寅九月丙申朱熹題

沈公蓋叔晦之尊人時為越州簽判路君名岩卿嘗受蘄水尉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晦菴文集八十一

六

葉正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蕭散知彼為法縛矣淳熙壬寅臘月庚申朱熹

跋朱希真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余嘗恨右軍不寫此書而寫夏侯之論今觀玉山汪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無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永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復有廢書而泣者矣淳熙壬寅十二月庚申新安朱熹書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
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
法至於黃米而歌傾側媚狂恠怒張之勢極矣近
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
千載之上斯已竒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爲此卷而
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爲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爲
始何也

跋應仁仲所刊鄭司業詩

鄭司業金華被召入詩慈祥溫厚之氣藹然發於
筆墨畦徑之外其門人應君仁仲刻石摹本見寄
三復詠歎如見其人爲之隕涕淳熙乙巳正月庚
戌朱熹仲晦父書

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子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
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
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
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
遺愛存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唯
其生於窮荒下邑旣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
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

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綴緝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跋鄭威愍遺事

鄭威愍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援既絕遂以身殉予讀哀贈詔書及其家問墓銘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人心之秉彛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徇國死其官守如鄭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極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鄭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家者所宜殷勤褒錄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已也因竊敬識其後以告觀者云淳熙乙巳三月甲申朔新安朱熹書

跋米元章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

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
所寫劉無言詩亦多竒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
月晦日朱熹仲晦父觀于建陽西山景福僧舍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歐陽文忠公集古所錄蓋千卷也頃嘗見其
曾孫當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
題字其石刻謂離亂之後逸之爾今觀此四
紙自趙德父來則在崇寧間已散落也不然
起其藁耶以校文集所載多訛舛脫略是當
爲正而楊君集碑文集則無惟中字作仲宗
建武之元作孝武恐却乃筆誤也然德父
平生自編金石錄亦二千卷又倍於文忠公
今復安在公所謂君子之垂不朽不託於事
物而傳者真知言哉三復歎息淳熙九年重

五日穎川韓元吉書

集古跋尾以真蹟校印本有不同者韓公論之詳
矣然平泉草木記跋後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誚
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
緊切足爲世戒且其文勢至此乃有歸宿又鬼谷
之術所不能爲者之下印本亦無也字凡此疑

嘗以印本爲正云十二年四月既望朱熹記

華山碑仲宗字洪丞相隸釋辨之乃石刻本文
假借用字非歐公筆誤也

跋周元翁帖

法楊者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常云農家
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
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遣其徒出勾
曰吾不忍助民蠹也權貴人有所求一毫不
子而凶年作糜粥以活人餓者豈易得哉豈
易得哉願公併書之可乎

此乃陸倉與先生書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
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
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
致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爲送濂溪
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
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
於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
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
而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
筆扎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

者因剏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斂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犇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疊疊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爲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爲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君辯博縱橫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亦